

《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

许光伟 谌 洁*

摘要：《资本论》作为总体逻辑，是对统一历史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运动形式的概括。第三卷作为现象发生学与第一卷和第二卷共生，揭示资本存在的“秘密”：1-3 篇以价值具体地生长为资本主义价格的过程，说明经济利润的一态系统；4-6 篇以“阶级斗争 I”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现实展开机制，说明经济利润的多态系统；以“阶级斗争 II”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深化形式，说明经济利润的虚拟运动系统；终篇以阶级生活图像的定格化过程——“分配假象”及其破除，揭示资产阶级认识论的规定性。研究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阶级分析是等同的方法论范畴，旨在根除“伪科学”对经济理论建构的影响，终结“庸俗”，使科学还原为推动历史生长的革命性力量。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 发生学 阶级科学 剩余价值 利润

本文研究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系列《资本论》发生学的研究成果之一^①。本文的工作主旨是：意在凸显《资本论》作为“原理性著作”的整体性内涵；立基于此，意在凸显《资本论》第三卷的“精神实质”，即现象发生学逻辑；最后，作为远期研究准备，为一个妥善的关于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框架提供铺垫。全部论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方法论导论”；第二至五部分为《资本论》第三卷的主体内容解析，按照历史生长为现实现象的“逻辑”展开；第六部分是全文乃至《资本论》第一至三卷（即《资本论》理论部分）的“结论”。

一、引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蕴

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总结了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者均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紧密相关，并赋予批判性和历史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蕴在于揭示社会历史与其现象（规定）的统一性，进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贯彻这种统一的是实践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庸俗体系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脱离本质的孤立性现象研究。“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②第二是等同化范畴与概念。庸俗经济学家（家）忽视范畴转化为现象的中介过程，把公式当作规律，但不理解规律。其看问题的方法是“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③导致他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④第三是陷入脱离历史、超越阶级的伪科学主义立场。庸俗经济学无视资本的历史内涵，将小生产所有制下分散所有的生产资料当作“均分的资本”，无视人民贫困奢谈国民财富（资本利润）的

*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330013 电子信箱：xuguangwei126@126.com；谌洁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邮政编码：330045。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企业理论创造性转化研究”（11BJL009）的资助。作者感谢审稿专家非常具有专业性的修改建议，使文章增色许多，尽管如此，作者依然对文内错误和一切可能的纰漏负总责。

①其中的一个前期成果可参阅许光伟 2011：《〈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第 7 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 282-283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 219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 1 卷，人民出版社，第 137-138 页。

增长,实质是将历史和实践虚无化,根本取消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内涵。^①促使马克思诘问“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还要科学做什么呢?”^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历时分析和共时分析的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作为“总体”的研究对象,从而初步探索了资本存在的“秘密”。这决定《资本论》最终的分册计划依循资本存在的特点呈递进式展开:第一卷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第一次总说,侧重“生产当事人”角度;第二卷在补入“流通”(资本运动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对研究对象进行第二次总说,从而将“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直接结合起来;第三卷是在“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结合的现实形态上,对研究对象进行第三次总说,到此为止,“存在—范畴”以有机的统一体形态显现出来;第四卷是认识史总结,对生成于理论部分的“科学认识论”进行再次复述。可见,《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接续,并不是什么“科学特征”或“哲学方法”的延续或展开;其作为“历史结构”,无论是在整体还是在局部对应关系上,均是历时结构和共时结构的现实统一,是基于同一对象的反复“叙说”。由于遵循了存在生长的自然特点,《资本论》总体逻辑定格为“历史的实践的方法”,具体化为对资本存在的科学说明。这导致马克思最终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定格为:阶级实践中的本质对现象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凸显在《资本论》的副标题中^④。其特有的“科学涵义”根自批判的演进诉求,是在历史中,在其现实关系中,进而在实践中通过寻求“本质”(阶级关系)与“现象”(现实关系)的联系——这实际上是事物内部固有的联系,从而对存在本身和现实形态在运动结构中的“各种联系”(运动条件、运动形式、转化过程等等)进行科学性说明。亦即,现象和本质不是彼此分立的,是具有内在联系的运动存在(形式);它们之间也不可能是简单接应的关系,如那种一一对应的公式关系,更勿谈认识论上的纯粹反映关系。促成马克思声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揭明“发展的规律”(历时生长)与“现象的规律”(共时生长)的统一^⑤。这样在形式上,防止了逻辑脱离历史,防止了形式脱离内容,进而防止了现象脱离本质,将对象确立为真正的“有机总体”,杜绝其沦落为认识表象上的理解总体。

由此,马克思并不试图构建任何独立历史之外的科学。如果说《资本论》整体表达资本存在的逻辑,那么,副标题是限定一种“阶级科学”逻辑,达成实践的批判理解域,确立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样在资本存在的总体规定下,阶级性上升为具体、特定的“内容”——特殊规定性的历史内容,科学性定格为与之相一致的“形式”——对阶级关系进行科学说明的独有的历史逻辑形式(如一般利润范畴及其认识规律)。那种将经济科学误解为“客观规律”从而等同化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观点,实质上旨在根本取消“科学”本身。在这种科学主义的误导下,历史是“虚无”(虚无的实体),实践是“虚无”(虚无的理性)。相反,唯有概念预设及其逻辑演绎才是确实的存在。这种“科学(性)”是理性呓语,是理性实践之泛滥,——只是纯粹逻辑(哲学)体系,并且试图直接依赖抽象实体——科学逻辑——所谓的客观认识——来说服不同阶级及其代表。^⑥

①在“现代殖民理论”一章,马克思讲道“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一起继续存在的、属于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参见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8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19、283页。

③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2页。

④《资本论》四卷结构从不同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生活进行内在剖解,从而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方法论的最好实践注解。

⑤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0、20页。

⑥卢卡奇指认:马克思关联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特殊方式是“方法论的”,从而将存在特性的一般讨论置于一切问题讨论之首;这样,无疑将“历史研究”本身放入在既有的知识体系和相应的逻辑体系之中;马克思无意于简单超越后者,从而对它们——“科学”和“哲学”——怀有了未曾有过的“敬意”。亦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从未放弃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的这种更为自觉和更为批判性的变化过程。不如说,他把本体论的意义作为一种持久、有效的批判性标准,把它运用于对每一种事实或每一种关系的确定中。”但这种“特殊哲学”(历史存在哲学)消除了来自一般哲学的广泛性影响,坚持将“历史”把握为真实的、批判的对象,从而“这种观点就是把哲学(以及一种有力的认识论)设想为依赖于科学和其他社会实践,也就是设想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形态的、融实践与认识于一体的要素。”参见卢卡奇,1993《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译本,上卷,重庆出版社,第649页;博托莫尔,1994《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11—312页。

归根结底,马克思认为那恰恰是科学幻想:所谓从“科学(性)”出发,乃是制造人为科学,而“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①。在马克思看来,避免“强力”构筑政治经济学体系大厦的出路只能是实践批判,即通过使科学还原为批判的内在构造,还原“阶级科学”的历史实践本原地位^②。换言之,马克思只是试图依据历史对象确立若干哲学的或科学的原则,使之能够和具体实践(政治经济学)紧密结合。这种特殊科学从批判角度而言,反对的就仅仅是超历史的、超阶级的和纯逻辑的“伪科学”。

二、价值生成生产价格(1-3篇):经济利润的一态系统

广义地看,现象发生学是将存在(本质)同时确立为现象(本质),相应确立现象对本质的归依关系以及它们彼此发生转化的中介关系或过程的逻辑和认识。

这表明,在价值生长为资本主义价格的过程中,剩余价值是“二重转化”的经济利润。(1)利润一般,即“抽象的利润”。作为剩余价值本身的等同化以及在现象域中的纯粹形式,确认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的一态系统。“这里所说的利润,只是剩余价值本身的另一个名称”^③，“只是剩余价值的另一个名称或另一个范畴”^④。(2)各种收入,即“具体的利润”。作为交换关系域中的经济利润的具体的实现形式和运动形态,确认剩余价值的现实形态。后者显然需要借助前者的形式,从而将其作为一般的社会中介来锚定,本质上也就是它的具体的、特定的表象形式。因此,对价值(剩余价值)范畴的确认与深化是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构建基础。

在资本主义系统中,价值(剩余价值)必须同时作为生产范畴(第一卷阐述)、再生产范畴(第二卷阐述)以至于生产价格范畴(第三卷阐述)。它是整体性的社会存在:首先,价值生产和再生产运动围绕着剩余价值而展开;其次,价值的社会交换运动要通过利润平均化过程而实现。说明价值(剩余价值)始终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发生学的根基^⑤。分配活动相应被“实践化”了:首先是社会总体实践行动,“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是人们意识到了”的社会活动,这种分配关系的生成由历史完成,是对资本生活现象总体的一般抽象规定^⑥;其次是剩余价值具体“分配”的社会实践行动,从而剩余价值生长为各种“经济利润(收入)”。这两重实践行动整体约束着社会分配活动的渐次展开。

这样,经济利润归根结底是剩余价值生成和进入现象形态的总入口。^⑦第一个范畴是物质部门的产业利润。产业资本对利润率的角逐,是一般利润的总的历史生长点和社会出发点,因而是利润一般的“原生地”。这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关系的特质性得到历史硬化,一般利润率经由产业利润构造出经济利润“单一生态系统”。在这里,“自由、平等、所有权、边沁”虚伪性彻底暴露,剩余价值与利润(一般)等同性迂回地得到社会确证,因此,它蕴含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秘密。生产价格也由此定格化为阶级斗争之分配范畴。平均利润锁定为由产业资本生发的关于资本存在的社会规定性和特殊方式(或形式)。亦即,平均化是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道路,是资本家结成联盟的特定形式和过程。^⑧

①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41页。

②所谓“阶级科学”指的是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是研究特定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运动形式的一门科学。阶级的规定性和实质内容是历史和实践的统一,阶级科学的具体学科内涵则是历史科学、实践科学的统一,是对统一过程的具体的、特殊的社会落实。

③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3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65页。

⑤从发生学角度看,价值在生产领域增殖出剩余价值、复次通过流通领域实现为生产价格,均经历一系列的社会中介(即发生)环节。生产领域对应的是劳动本身生长为雇佣劳动,流通领域对应的是剩余价值生长为平均利润。发生环节既是“总体的”——意味着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对应,又是“实践的”——围绕的中轴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以及必然伴随着经济利润本身一步一步社会生长的显性社会行动。

⑥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56-57页。

⑦马克思特别指出,尽管利润一般是剩余价值的另一个名称,两者实质相同,但关于分配的各种认识差异正是于此处生发;庸俗经济学忽视利润一般与具体经济利润形态之间的差异,致使剩余价值在理论中无容身之地。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与各种收入作为本质和现象之间的非同一般关系为基础,描述了剩余价值生长为各种具体经济利润的过程,根本破除“资本自行增殖”的假象。

⑧“投在不同生产部门并具有不同构成的各个资本量之间的竞争所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即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会按照它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全部剩余价值中获取相应的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67页。

平均利润只是社会的量,一般利润率才是背后的社会的质。从而,马克思坚持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经济利润分析。^①另一方面,则坚持将产业利润的平均化过程及其得到的必然性结果——平均数,看成是对现实实存的典型数——众数、中位数——的社会扬弃。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质的生成与量的生成的统一过程。^②“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③这种规律因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归根结底应作为接续的历史范畴看待。价值—生产价格—价格发展成为共生总体。它们是对剩余价值存在性、存在状况的真实映照。从历时生长看,其体现着共时逻辑对历史规定的深化“既然商品的总价值调节总剩余价值,而总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这是一般的规律,也就是支配各种变动的规律,——那么,价值规律就调节生产价格。”^④从共时生长看,“生产价格只是接替价值的地位,是价值的转化形式。”^⑤亦即,“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也适用于生产价格,只要把市场价值换成生产价格就行了。生产价格是在每个部门中调节的,并且是按照特殊的情况调节的。不过它本身又是一个中心,日常的市场价格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变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围绕这个中心来拉平的。”^⑥

资本主义系统中,价值和生产价格是相互制约的。从历时关系来看,价值始终是资本主义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价值构成了生产价格生成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即首先是一般价值,然后是资本主义市场价值,——它们作为市场价格的实际摆动中心,而生产价格是作为价格的资本主义收敛过程,以“社会价值”的规定形式在价格的趋势回归运动中得以体现。^⑦从共时关系来看,价值被生产价格“再规定”,它不单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也由再生产过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进一步凸显价格的社会实践的生成特征“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⑧这样,生产价格成为“资本主义价格”,使之与价值、自然价格区别开来,又和资本家通常意识中的“费用价格”(成本+利润)这一表面化的、没有概念的价格形式分割开来,同时承载了对本质和现象的两方面说明。^⑨这一运动轨迹彰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个性。

一态系统的规定性揭明了本质和现象的生理性联系,其生成过程构成多态系统以及现实的虚拟运动系统的基础,表明“剩余价值(利润)”是不断裂变、发展的矛盾体。由此加入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历史规定性,——“这一点在第一册中论述资本构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时已经得到了证明。这对克服过去一切经济学的障碍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胜利。”^⑩生产价格范畴开始成为反映资本存在的本质规定性:其内在的规定是资本有机构成不

①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价格的发生学是价值,与之对应,利润一般的发生学是剩余价值,这就是所谓“资本的存在是在社会的经济形成上所经历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的蕴涵;由此,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归根结底是从历史过程中具体生成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在社会意识上的逐渐的反映,——“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地、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第513页;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21页。

②平均化运动是质与量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个别资本”类似于数理统计中的众数。对利润率的追逐,是这些“众数”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平均数”是通过它们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而实现,而具体体现于“社会中间”部门。犹如马克思说的,“一般利润率在用来估计实际利润时,事实上仅仅作为观念上的平均数存在;在它被固定为现成的、确定的、既定的东西时,它仅仅作为平均数、作为抽象物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仅仅作为在各种不同实际利率的平均化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趋势存在,而不管这些利润率是属于同一领域的单个资本,还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不同资本。”参见马克思,1975《剩余价值理论》,中译本,第3册,人民出版社,第512—513页。

③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81页。

④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01页。

⑤卢森贝,1963《〈资本论〉注释》,中译本,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80页。

⑥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00页。

⑦因此,所谓“价值转形”,其要旨不仅在于说明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历史形成,更在于揭明这个过程的共生的特性:由生产价格对价值的隐含生长即“价值(生产价格)”,逐步转换为价值本身对生产价格的隐含生长即“生产价格(价值)”,从而根本凸显社会机制基于历史过程的生长性。

⑧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23页。

⑨从单纯的现象看,“价格”既在价值(生产价格)当中,又不在价值(生产价格)当中,成为时刻游离母体的特别的现象存在。

⑩以后的“资本运动条件”(包括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再生产和流通)阐述可以看作是对第一卷阐述内容(资本有机构成运动变化导致利润率变化)的具体补充。而这些内容集合起来不外乎形成了对一般利润率的全部实质构成——剩余价值率、资本周转速度、资本有机构成——的阐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68页。

断提高 外在的规定是资本积累运动的不断加速以及这种运动相应生成的社会条件和形式。由此也可以说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本身是资本主义价值(价格)的规律,是一切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累、殖民主义、过度虚拟化等等)的运动的总概括,是资本存在和本质发生作用的总表现,是它们的总机制——现象深化。

三、阶级斗争的现实展开(4-6 篇 I):经济利润的多态系统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现象形态的分析表明“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的考察,以剩余价值社会分割运动(经济层面的阶级斗争活动)为线索。一态系统生成和展开为多态系统,达成了“纯净体系”(资本系统)与“非纯净体系”(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社会共生景象。亦即这一过程必然导致“马克思在运用辩证法时,不仅是把不同的形式归结为它们的统一,而且还要从统一中引申出不同的形式。”^②

就是说,剩余价值的现象形态促成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数值(社会一般利润率),既是利润率本身趋向下降的根据(1-3 篇),进一步,又是经济利润独立为各个范畴的根据(4-6 篇)。恩格斯询问马克思“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把 $\frac{m}{c+v}$ 作为利润率;因为 m 毕竟没有全部落入生产它的产业家的钱袋,他必须与商人等等共同分享它;除非你在这里是把整个营业部门看作是一个总体,没有考虑 m 在工厂主、批发商、零售商等等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总之,我很希望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的形成过程……。”^③马克思答道“不管剩余价值以后在产业资本家等等中间如何分配,这些规律始终是正确的。这只能改变表现形式。即使把 $\frac{m}{c+v}$ 看作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社会资本的比率,这些规律还是可以直接应用的。”^④后来在第三卷中则声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是一个秘密……以往的一切政治经济学……从来不懂得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它们从来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区别开来,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说明过利润本身,把它和它的彼此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区别开来……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在说明利润分割为互相独立的不同范畴以前,我们有意识地先说明这个规律。这个说明同利润分割为归各类人所有的各个部分这一点无关,这一事实一开始就证明,这个规律,就其一般性来说,同这种分割无关,同这种分割所产生的各种利润范畴的相互关系无关。”^⑤

因此,经济利润范畴分立运动本身与“规律”无关,而以之为前提。经济利润各个范畴依次从母体中“社会分离”出来,似乎表现为一般利润率的“不断修正”过程,——不仅对社会过程来说如此,对历史过程来说也如此。“在科学分析的进程中,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是从产业资本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出发的,后来由于商人资本的介入才得到校正、补充和修正。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情况却正好相反。使商品价格最先或多或少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是商业资本,而一般利润率最先形成的领域,是对再生产过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领域。起初商业利润决定产业利润。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生产者自己变成商人之后,商业利润才被归结为由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的商业资本在全部剩余价值中应获得的适当部分。”^⑥作为完成形态,该“修正过程”可以表达为^⑦:

$$\left\{ \begin{array}{l} p' = \frac{\pi_1}{k_1} \\ m = \pi_1 + \pi_2 \\ \pi_2 = k_2 \times p' \\ p' = \frac{\pi_1 + \pi_2}{k_1 + k_2} \end{array} \right. \quad \begin{array}{l} (1) \\ (2) \\ (3) \\ (4) \end{array}$$

其中 k_1, k_2 代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 π_1, π_2 代表产业利润、商业利润。

① 马克思、恩格斯 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 第46卷(下) 人民出版社 第513页。

② 卢森贝 1963《〈资本论〉注释》中译本 第3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 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第26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 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第267页。

⑤ 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237-238页。

⑥ 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320页。

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 17 章列举了一个具体的数例,参看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317-320页。

(3)式的发生机理是(2)、(1)式(4)式的发生机理是(3)、(2)、(1)式;全部的利润(率)决定过程的发生机理是(1)式。于是终点回到起点 现象回归本质 亦即尽管后来从定义上看,“利润率的下降表示剩余价值本身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的下降”但归根结底,“同这个剩余价值在各个范畴之间的任何一种分配无关”^①。

分配运动不说明或决定利润率 相反是以之为中心的外在运动形式和现实关系。利润率决定的说明过程始终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相应 围绕这个决定过程而生成的“规律”是根据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生理性剖析所得到的认识成果。因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这是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②。

“修正过程”在结果上客观造成剩余价值裂变为各种经济利润:不仅包括“各种利润”还包括利息和地租。一方面,“生息资本的形成,它和产业资本的分离,是产业资本本身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的必然产物。”^③表明剩余价值进而为借贷资本所分割,从而生成利息“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表现为一个阶级的自在的共有资本,那么,资本在这里则是现实地充分地在资本的供求中表现为这样的东西……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一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作为群体表现为借贷资本。”^④但是,从本质上说,“生息资本和提供利润的资本——这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资本,而是同一个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资本的职能,提供利润,利润在两种不同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一种是处在生产过程之外、作为所有者代表资本本身的资本家……一种是代表执行职能的资本即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资本家。”^⑤

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是夺取产业资本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手段”,“地租也是产业资本家必须支付给另一个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名称,正如利息是由产业资本家虽然收进来(和地租一样)但是必须支付给第三者的另一部分剩余价值一样。”^⑥不过,不同于利息是对平均利润的直接分割,“地租分析上的全部困难在于,要说明的是农业利润为什么会超过平均利润,即不是说明剩余价值,而是说明这个生产部门所特有的超额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是说明‘纯产品’,而是说明这个纯产品超过其他产业部门的纯产品而形成的余额。”亦即,“要能够谈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这个平均利润本身必须已被确立为标准,并且已被确立为生产的调节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就是这样)。”^⑦地租分割剩余价值的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体现出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历史“冥顽不化”,以及展现一种别样联合的阶级与经济斗争方式。^⑧

因此,就资本主义实体生产而言,阶级斗争不过是表现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特别机制,即“阶级斗争I”。它的现实展开,也就是“多态”系统的具体现象生成。亦即,“对一般利润率来说,利润=利息+各种利润+地租”,“这种表面上的运动是一目了然的”并且“整个运动就是通过这种表现形式进行的”。是“过去阐述的而现在仍然有效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现在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后所采取的那种改变了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是“利润在这些特殊范畴中的分配,同一般利润率无关。”^⑨

四、阶级斗争的深化形式(4-6篇II):经济利润的虚拟运动系统

“阶级斗争”^⑩,——按其本性,不断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化、深化,极大影响和改变着由社会实体生产决定

①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237-238页。

②这进一步说明,围绕数学公式兜圈子本身无助于理解这个“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其按本性来说是非实证的,导致“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 第46卷(下) 人民出版社 第267页。

③马克思 1975《剩余价值理论》中译本 第3册 人民出版社 第522页。

④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413页。

⑤马克思 1975《剩余价值理论》中译本 第3册 人民出版社 第523-524页。

⑥马克思 1975《剩余价值理论》中译本 第3册 人民出版社 第522-523页。

⑦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885页。

⑧这种机制是“双重”的。一重是农业资本家利用土地所有者手中的土地获得平均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所有者相应获得地租,它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为前提条件。一重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作为两大阶级——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社会的联合统治,以至于实现对农业劳动共同掠夺。因此,马克思在这里说“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曾经有过,或者说,现在还有其他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农业形式,那么,这对我们的阐述来说,只是一种完全无关的指责。只有对那些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不是看作历史的范畴,而是看作永恒的范畴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指责才会有意义。”参见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69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 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第268-269页;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267页。

⑩这个术语应理解为“阶级在斗争”,从而是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运动及其分配形式对应称呼的范畴,亦即,“阶级”及其“斗争形式”。

的分配格局 加剧了资本主义分配比例的波动性和隐蔽性。所谓“阶级斗争 II” ,也不过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运动本身的深化形式 是“剥削和斗争”由实体域进一步转向了虚拟的纯粹分配域;与前者相比 后者进行的是特别性的应对利润率下降的社会过程。这样 利润率趋向下降表现为两种过程(社会“自然”过程和社会“强力”过程) 的运动统一 引发了真正的现实关系。

马克思宣称自己的经济批判是古典学派的继续。但方法的不同引致他们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① 经济危机分析的现代转向是其中的典例。马克思指出 在维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永恒性、否定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方面 李嘉图实际上走得比亚当·斯密更远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 就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条件和它的社会形式的一切规定 否定它的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 总之 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实际上是证明: 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 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 那么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 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 也就不存在了。”^②李嘉图通过等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资本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 颠倒解释地租与资本利润之间的社会逻辑关系 成功删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规定性 抛弃了“历史”(发生学) 。这促使马克思对地租的社会规定研究 先要由对级差地租性质的认识揭秘开始。

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关系看 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基础 但认识表象上显示出的是“垄断地租——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发生链条 恰与范畴真实发生过程相反。在前者那里 地租只是作为纯粹超额利润; 在后两者那里 问题变成“假定 这些产品的平均出售价格 等于它们的生产价格。现在要问 在这个前提下 地租怎么能够发展起来 就是说 利润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转化为地租 因而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③由此 马克思通过设定“土地范畴”作为纯净体系与非纯净体系之间进行有机联系的脐带 实际上“找回了”被李嘉图地租理论删除了的历史规定性 将土地所有权特别地实现为资本主义地租范畴(绝对地租) ; 并且强调分析就从级差地租入手 因为它是研究地租范畴(即地租的纯粹形态) 的总的认识中介和发生环节。

这些特别的研究锁定第三卷作为剖析“危机”总机制的独特的文本结构。即如果说利润率趋向下降与资本主义危机整体具有联系(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反映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在问题) 那么进一步 现实的危机(如金融危机) ——常常体现为毫无周期规律的突发性事件(例如包括炽热化竞争、指数化的信用以及扭曲和虚拟化的利率等等活动) 并且“打乱”实体生产的周期特征——只能从生产危机中引出。这铸成了分析危机总生成的连续性机理。^④ 整个分析表述为完整的“发生学模型”:

$$\overrightarrow{W}(\overleftarrow{C}) \rightarrow \overrightarrow{c}(\overleftarrow{v}) \rightarrow \overrightarrow{m}(\overleftarrow{C}) \rightarrow \overrightarrow{m}(\overleftarrow{\pi}) \rightarrow (\overleftarrow{\pi})((\overleftarrow{\pi_1}), (\overleftarrow{\pi_2}); \cdots \overleftarrow{z}, \overleftarrow{r}) \quad (5)$$

(5) 式中 π_1, π_2 等表示以产业利润为基础的“各种利润” z, r 为利息、地租。从而 每一对范畴都是孪生的、相互发生的关系 或者说 它们是统一系统中相互规定的经济变量。从形式上看 这种(发生) 关系以至于推动经济运动的力量 似乎是由末端发动的。具体地体现在两个范畴上: 利息和地租。一个是平均利润的内部范畴 似乎形成对平均利润的内部性限制 与之一起社会生长起来; 一个是平均利润的外部范畴 则形成对平均利润的外部性限制。这样形成了对“虚拟”的总剖解。

利息范畴不改变平均利润公式: $\frac{\pi}{c+v}$ 因为 $m = \pi$; 关于这个公式 马克思说 “就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来说 平均利润本身就是二者总和的界限。平均利润提供一定量的价值由它们去分割 并且也只有这个量能够由它们去分割。在这里 一定的分割比例具有偶然性 这就是说 完全要由竞争关系来决定。”^⑤而依照地租范畴 一般利

① “古典学派的分析有很大缺陷。它们遗漏了像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这样一些重大的、有决定意义的环节; 他们的分析把利息和地租归结为利润 但他们把利润和平均利润混为一谈。他们越过了平均利润的形成 在他们看来 平均利润一开始就是作为某种原始的东西出现的。由于这个缘故 生产价格也是作为某种原始的东西出现的……破产的不是分析方法 而是这种方法的运用。古典学派是脱离起源学的方法来运用分析的。因此 他们没有作到使出现在社会表面上的各种形式之间完全地和不断地建立起联系。利用分析可以找到这些不同形式的统一基础。只有用起源学的方法才能作到这一点 因为起源学的方法是从统一的基础的发展中 因而也是从统一的基础所形成的各种不同形式中来研究统一的基础的。”参见卢森贝 1963 《〈资本论〉注释》中译本 第3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4-5页。

② 马克思 1975 《剩余价值理论》中译本 第2册 人民出版社 第571页。

③ 马克思 2004 《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721页。

④ 总的来说 第三卷的危机分析是对第一卷和第二卷的逻辑沿承 其特质性在于对实体生产层面和虚拟化层面的分析的同时涵盖 并且揭示两个运动过程的内在关联。

⑤ 马克思 2004 《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976页。

利润率要回归原初的表达式: $\frac{m}{c+v}$ 因为 $m = \pi$ (平均利润) + r (地租)。^① “在这里说利润是归资本所有的那部分剩余

价值时 我们所指的是平均利润(等于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 它已经由于从总利润(在数量上和总剩余价值相等)中扣除地租而受到限制;地租的扣除是前提。因此 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两个特殊组成部分 不过是剩余价值因属于资本或属于土地所有权而区别开来的两个范畴 两个项目。它们丝毫也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本质。它们加起来 就形成社会剩余价值的总和。”^②

地租通过“所有权”和利息结成资本主义现象体 倒过来又发展成为关于资本主义占有权的“辩词”(拜物教)。因为借贷资本量及其供求状况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生变量 换言之 利率变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变动的反映 这导致利息和地租通过一定的虚拟化 转化成“幻想资本”的收入。于是 地租进一步发展成为虚拟化“主体”和“帮凶”,也就是说整个地租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神秘化”了 被“资本化”了。“在利息和地租中 神秘化达到了最高程度 因为形式的转化性也达到了最高程度。地租是作为土地的生产物出现的,而利息则是作为资本所有权的

的生产物出现的;人们的生产关系最后消失了 正如生产本身最后消失了一样。整个问题在于拥有资本所有权和自然贡献物所有权。”^③

首先 资本拜物教观念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得以完成“按照这个观念 积累的劳动产品 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 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 作为纯粹的自动体 具有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早已对自古以来世界所有的财富进行了贴现 依法据为己有。”^④

其次 关于预期收入索取权的交易产生了虚幻的“价格” 即虚拟化资本。^⑤ 其膨胀正是虚拟化引起的“剥削”所致。^⑥ 它一方面依附于实体生产 另一方面掏空实体利润。因此 一旦虚拟化泡沫破裂 必然进一步引发和加深生产危机。“在危机时期 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 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在行情表上的货币名称的减少 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 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⑦

最后,“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和劳动的价格完全一样 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 因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 从而没有任何价值。可是 另一方面 在这个不合理的形式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⑧这种生产关系决定“地租的特征是:随着农产品发展为价值(商品)而发展的条件和它们的价值的实现条件的发展 土地所有权在这个未经它参与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不断增大部分的权力也发展起来 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也就转化为地租。”^⑨

利息和地租具有不同社会规定性 其差异由于阶级的所有权主体围绕利益争夺的斗争活动隐蔽起来。在角逐平均利润的场合 是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的平等权利;反过来 在投资预期收入索取权的场合 是等量收入虚拟化为等量资本的平等权利。虚拟化资本的“流动”(转手)形成特殊再分配机制。“虚拟”从而被吸纳成为特别的生

①关于这个公式 马克思则说道“如果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没有遇到障碍 地租就都是级差地租 也就是说 地租就以这种超额利润的平均化为限……在这里 地租的确定的价值界限 就是生产价格通过一般利润率实现的调节作用所引起的个别利润率的偏离。如果土地所有权阻碍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 并占有绝对地租 那么 绝对地租就会受到土地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的限制 因而受到土地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按一般利润率应归各个资本所有的利润而形成的余额的限制。这个差额于是形成地租的界限;地租仍然只是既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确定部分。最后 如果各不同生产部门中剩余价值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过程 遇到人为的垄断或自然的垄断的障碍……那么 由商品价值规定的界限也不会因此消失。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 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 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 会间接受到局部的干扰 但这种干扰不会改变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界限。”参见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975页。

②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929页。

③卢森贝 1963《〈资本论〉注释》中译本 第3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6页。

④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449页。

⑤“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 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参见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529-533页。

⑥一般利润率越低 资本就越从实体生产中抽出 意图通过虚拟化资本而“投资”获利。

⑦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559页。

⑧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702-703页。

⑨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720页。

产要素。这种过程并且随着地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后一个“经济范畴”而更为加剧。它造成了一种新的繁荣假象：继货币（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之后的货币、资本的“再积累”，但本质不过是虚拟的“再积累”。这种积累因应“虚拟权”造成大量虚幻财富的社会堆积。

这令人想起“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即“如果在一个社会内部，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已发展成总体，而这个社会又占领了新的领土，如像在殖民地那样，那么这个社会，它的代表即资本家就会发现，他的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因此，前提之一是不仅要有土地所有权一般，而且要有现代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作为资本化的地租十分昂贵，从而排除了个人直接利用土地的可能性……在这里，地产被人为地抬高价格，以便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使资本起资本的作用，从而使新殖民地变成生产的殖民地，使殖民地的财富发展起来……。”马克思明确指出，“威克菲尔德的理论对于正确理解现代土地所有权是极端重要的。”^①

利息和地租通过虚拟要素的结合，使社会利润率时升时跌，陷入“循环怪圈”。而生产性资本所有者从内、外两方面和非生产性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进行社会合作的特别体式，却造成最终的唯一结果：分配运动越来越表现为脱离生产方式及其过程的“假象”，虚拟运动系统本身越来越成为最大限度吸入剩余价值的装置，从表面上看似抗拒了利润率的下降，实质上已定格成利润率趋向下降运动的由内而外的“呼吸”通道，是因由它而定制的特别的时空装置。

利息和地租的这种外表上的、同时又是深层次的结合方式和运动体式，与其说导致了剩余价值生成现象形态运动中的更加多变多彩的社会色带，倒不如说造成了特别的阶级斗争实践。它的主动轮仍然是资本家的“共谋关系”。所以仍旧不是什么脱离生产实践的“超阶级”群体活动，究其实质，成就的仍旧是超级的、似乎不可战胜的集体资本家——“超级资本家”。

五、阶级生活的真实图像（第7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剖析社会历史的生理运动过程，探寻关联在这些过程中的种种内在关系，以及必然在表面上显现出来的关系。这些关系总体上形成了一种“认识论”，由于它是自我批判的实践性认识，必然达成对一切虚假的、错误的认识教条的根除。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由和机理。因此，《资本论》的副标题应正确读作：资产阶级经济认识论批判。

历史、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要求统一性范畴与之对应，这就是“阶级”。导致马克思必须以“阶级”为题名结束整个理论部分的论证。其寥寥数笔是对“恩格斯询问”的最好答复。^②因为“阶级”同时是结论，是相对历史发生（资本生长）起点的社会结论以及一切认识上的总结论^③。马克思留下未竟思索：“阶级”如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合而为一？显然，这是大写的“阶级分析方法”建构。按照“阶级科学”及其批判逻辑（认识），它应该是阶级范畴及其行动的社会历史以至实践的具体性统一。^④

这进一步要求将“科学认识论”看作阶级生活本身渐次生长（即社会实践）过程的产物，而不仅仅作为认识批判结晶。这样，分配形式定格为特定阶级之间的斗争形式：阶级（斗争）因之“实践”（经济斗争）而生成。社会可见的阶级斗争范畴即“阶级斗争Ⅰ”和“阶级斗争Ⅱ”，具体落在实践分配域中；它们形成阶级的具体社会形态^⑤。这种生成过程最终破除了各种认识假象，还原了阶级真实生活图像。这种实践——阶级（斗争）的具体社会实践，由于蕴涵各种经济政治的斗争形式，现实确证和规定着阶级本身，促成“问题的解答”，即“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⑥从而，马克思留下的思索经过适当“补白”，仍然和“完成稿”对应，终篇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整体性认识，是对“阶级”的铺垫。

①马克思、恩格斯 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 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 第236页。

②在1868年4月30日信件中，马克思的回复语是：“既然这三种形式（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第269页。

③这一进程按照发生学演进的实际路径是：以“资本（生长）”为对象，以历史阶级的具体成长为依托，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揭示其历史规定性，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揭示其整体社会生活图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全面显化阶级生活的真实图像。

④马克思后来交代：阶级不仅仅是范畴——“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也是社会行动本身——“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第10、18页。

⑤从经济认识论的实质性任务看，其是寻求阶级的经济规定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阶级（规定）同时就包含了阶级的社会规定性，包含了社会可见的阶级斗争活动。

⑥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1002页。

全部批判以总结性的4章渐次展开:资产阶级认识论总论——“三位一体的公式”(第48章);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性分析——“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第48章部分内容以及第49章)^①;分配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分析——“竞争的假象”(第50章);阶级关系的规定性分析——“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第51章)。

资产阶级既有的全部经济认识表现为整体性教条:把经济范畴看作脱离历史运动的纯粹概念,由此虚构了资本脱离历史而自行存在(增殖)的假象。“资本—利息(利润) 土地—地租 劳动—工资这个公式,显示出一种既整齐对称又不相称的性质……资本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就变成了一个同义词。同样,土地和被私有产权垄断的土地也变成了一个同义词。因此,天然就是资本的劳动资料本身也就成了利润的源泉,土地本身则成了地租的源泉。”^②而“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 土地—地租 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③这是“阶级”斗争使然。^④归根结底,“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 土地—地租 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⑤

破除教条认识论的要害在于还原其历史生成的内涵性。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分析。从生产方式上看,三位一体公式的错误是以“收入”替代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试图等同总收入(工资+剩余价值)与总产品(不变资本+工资+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生产辩护为财富生产的一般形式,赋予自然性和永恒性。也就是否认“在各种收入(工资、利润、地租)借以消费的年产品的价值中,包含一个等于加入其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部分……新劳动的单纯追加,虽然不是再生产旧的价值,而只是给旧的价值创造一个追加额,只是创造一个追加的价值,但同时旧的价值会保存在产品中”^⑥。从生产关系上看,不变资本是消费可变资本的社会条件,它作为社会总产品及其价值的必要部分,本身并不能增殖,却通过资本家消费雇佣劳动而占有剩余价值。三位一体公式的进一步谬误是抹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特征:既混淆了资本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的不同历史内涵,又等同化资本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含有的不同社会权力,通过掩盖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赋予资本主义占有权以合理性。即“在这里,背后总是隐藏着这样一种看法:利润或一般说来剩余价值,是超过商品价值的余额,只有通过抬高价格、互相欺骗和让渡利润才能产生出来。”^⑦但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雇佣劳动与生产资料分离)一旦形成,就硬化成为社会规定,落实为资本运动的本质规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任何别的生成方式一样,不仅不断再生产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在生产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因此,它的结果会不断表现为它的前提,像它的前提会不断表现为它的结果一样。单个资本家正是预先把这些关系的这种不断再生产当作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的事实。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继续存在,新加入的劳动的一部分就会不断化为工资,另一部分就会不断化为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第三部分就会不断化为地租。”^⑨这是分配关系上的由社会历史规定递推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颠倒和玩弄因果解释学关系,用竞争解释价格,进而认为价格(收入)决定价值。“但价值并不是因它转化为收入而产生的,它在能够转化为收入,能够取得这种形式以前,必须已经存在。这三个部分的相对量是由不同的规律决定的,它们和商品价值本身的联系以及它们受商品价值本身的限制的事实,绝不会在表现上显现出来,所以,颠倒的假象必然更具有迷惑作用。”^⑩脱离历史单纯研究分配现象的结果导致“价值的概念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价格的观念”——“把一定数量的货币支付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⑪

①按照恩格斯的注释,现有第48章第926—942页是最先写作的独立部分。

②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933—934页。

③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940—941页。

④最后一章(阶级)的一开头,马克思就声明了这一点:“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参见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001页。

⑤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921页。

⑥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946—947页。

⑦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964页。

⑧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940页。

⑨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987页。

⑩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982页。

⑪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977页。

三位一体教条广为流传 是出于对“阶级关系”的漠视和庸俗化。其一,“按照通常的看法 这些分配关系被认为是自然的关系 是从一切社会生产的性质 从人类生产本身的各种规律产生出来的关系。”^①其二是“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②。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是历史规定上的耦合体“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当一方面分配关系 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 和另一方面生产力 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③由此显现分配的发生学图景:分配Ⅰ深埋生产过程中 其生产关系上的历史规定性生成“阶级斗争Ⅰ”;分配Ⅱ表现为具有脱离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组织性 相应生成“阶级斗争Ⅱ”;分配Ⅰ和分配Ⅱ的联动 是实践逻辑的生成空间 揭明生产“转化成”分配的内在机理 揭秘阶级斗争的整体概念。^④

生产和分配过程(分配Ⅰ和分配Ⅱ)交互的发展 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分配的特定社会生成性——寓于深层次的阶级结构之中 其阶级特征性体现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和阶级斗争实践统一的复杂现实性。

六、结语:终结“庸俗”的经济学体系

终结“庸俗”——庸俗体系、庸俗认识、庸俗方法 需要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起步。作为以历史为中心的特殊哲学的特殊科学,“政治”一词决不是多余的修辞 而是对阶级斗争实践的深刻解读。作为对科学实践方法的真正贯彻,“政治”是分解“全部脏东西”的社会过程。因此,“经济学”的本质规定性也决不是纯粹科学(所谓“硬科学”)的。作为一般科学(规定) 庸俗经济学是无历史、无方法、无科学的体系 实质性质是未完成的;作为历史科学、实践科学以至于“阶级科学”,《资本论》奠立的方向是对一切“庸俗”进行根除和彻底终结 由此锁定了它的“发展缺口”或“手稿空白”的性质 落实“终结”的具体行动。

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构造(逻辑)是:历史——范畴——体系。这样 在价格(理论)分析方面 马克思主义价格范畴的研究逻辑线索(发生学上的“生长系列”)是:商品生产——价值(生产价格)——价格(供求)。在土地(理论)分析方面 根植于对世界体系的历史的、总体的阐述 其涉及到对“纯净体系”与“非纯净体系”关系的逻辑发展和引出。实际上 马克思关于地租范畴的分析已经形成了该种引出的逻辑接口。以至于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方面 其涉及的实体生产和虚拟化运动形式的社会辩证关系是:作为特殊存在现象的历时性生长、共时性生长以及二者在现实关系上的统一。

总之 只有坚持将《资本论》整体看作原理性著作 才能既将第三卷坚持看作是第二卷逻辑发展的必然归宿 同时又将其看作对“现实世界”的总表述 《资本论》不是关于“资本”的纯逻辑著作 更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哲学主义作品或科学主义作品。根植德国古典传统以及着眼欧洲科学革命疾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必不可少地要借用哲学方法和科学话语 使其作品具有了通常意义的“科学”性质。但是 这种性质只能理解为一种学科研究规范。关于科学本身 恩格斯认为 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归根结底是在确证“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④。从根本上说 马克思是一位为人类历史和整体利益而工作的经济学家 从而是最为优秀的政治经济学家 他之作为“哲学家”只是以科学的名义对历史发展和运动的基本规律进行了迄今为止的最为有效的研究和表述。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始终在于对范畴的历史规定性的发掘 从而将这种规定性全面贯彻到对经济现象的观察中去 由此找到了剖解社会历史内在生理运动过程的钥匙。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1975《剩余价值理论》中译本 第2册 人民出版社。
2. 马克思 1975《剩余价值理论》中译本 第3册 人民出版社。
3. 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4. 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5. 马克思、恩格斯 1976《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译本 人民出版社。
6. 马克思、恩格斯 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 第46卷(上) 人民出版社。
7. 马克思、恩格斯 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 第46卷(下) 人民出版社。
8. 马克思、恩格斯 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下转第41页)

①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993、1000页。

②马克思 2004《资本论》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1000页。

③如上所述 这一概念可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二次剥削”来一般化。第一次剥削是在工厂内进行 由此导致实体生产体系中的社会分割运动;第二次剥削是在“华尔街”(金融体系)内进行 由此导致“虚拟化”的社会分割运动。相应 第一次剥削借助的中介是社会实体要素和过程 第二次剥削借助的中介是虚拟要素及其社会过程。

④马克思、恩格斯 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第777页。

Review 62(5): 777 – 795.

19. Bai ,Ying ,and James Kai – sing Kung. 2011. “Better Incentives or Stronger Buffer? Weather Shocks and Agricultural De – 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 Working Paper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 Chinn ,D. L. 1980. “Cooperative Farming in North China.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4(2) : 279 – 297.
21. Lin J. Y. 1990.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 – 1961.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6) : 1228 – 1252.
22. Lin J. Y.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1) : 34 – 51.
23. McMillan John ,John Whalley ,and Lijing Zhu. 1989.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4) : 781 – 807.

Labor Scale ,Organization Costs and Evolu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 Fu and Zhao Na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in china has two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selectively focus on the short – term efficiency problems and the de – collectivization process under it or simply emphasize the collectivization process under the national mandatory system arrangemen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bor supervision cost and the coordination cost under the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decide the organization cost ,and the difference of organization cost decides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struc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thus leads to the periodic evolution and its diversi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negative factors such as war ,weather shocks and the positive factors such as declining population mortality rate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are the main reasons that result in the declining labor scale and the labor supervision cost ,then leading to the chan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Using china’s provincial and county level population and cooperative data for the period 1911 – 2011 ,we have partially confirmed the hypothesis from the macroscop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eriodic Change; Labor Scale; Organization Costs

JEL Classification: Q13

(责任编辑: 陈永清)

(上接第 15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 ,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0. 马克思、恩格斯 ,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1. 卢卡奇 ,1993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中译本 ,重庆出版社。
12. 卢森贝 ,1963 《〈资本论〉注释》,中译本 ,第 3 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3. 博托莫尔主编 ,1994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译本 ,河南人民出版社。

The Logic of Volume 3 of Das Kapital: Phenomenon Genesis

Xu Guangwei¹ and Chen Jie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o be a holistic logic ,Das Kapital generali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form of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is its unitive history object. As a text of phenomenon genesis ,Volume 3 of Das Kapital parallels with the other two volumes.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the value generating to the capitalistic price ,Unit 1 – 3 make out the phenomenon system of one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fit. Based on the social growth of class struggle which is explained by the realistic outspread of the disciplinarian of capitalistic profit margin declining , Unit 4 – 6 make out the phenomenon system of manifold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fit. And based on the deepen impact of the disciplinarian of capitalistic profit margin declining ,Unit 4 – 6 make out the phenomenon system of dummy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fit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picture of economic life of capitalistic classes and the relevant disputation ,Unit 7 make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urgeois class’s epistemology. S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analysis of class struggle are the same on the methodology category ,which aims at uproot all of the philistinism on the conform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and again notarize science to be the revolutionary vigor impelling the history evolvement.

Key Word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Genesis; Science of Class; Surplus Value; Profit

JEL Classification: A10 ,B40 ,B50 ,D30

(责任编辑: 彭爽)